

孟憲強／主編

中國莎學年鑒

1561.06354

I56106354

I561.073

7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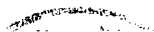
中国莎学年鉴

(1994)

CHINESE SHAKESPEARE YEARBOOK; 1994

孟宪强 主编

EDITOR-IN-CHIEF: MENG XIANQIANG



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

NORTHEAST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1995·长春

CHANGCHUN

(吉)新登字 12 号

中国莎学年鉴

ZHONGGUO SHAXUE NIANJIAN

孟宪强 主编

责任编辑：丁 冰 封面设计：魏国强 责任校对：钟 闻

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发行
(长春市斯大林大街 110 号) 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激光照排中心制版
(邮政编码：130024) 吉林工学院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 毫米 1/32 1995 年 12 月第 1 版

印张：16.25 1995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字数：390 千 印数：001—500 册

ISBN 7 - 5602 - 1747 - 8/I · 96 定价：18.50 元

顾 问:

张君川

李赋宁

孙家琬

方 平

张泗洋

索天章

裘克安

孙福良

Consultants:

Zhang Junchuan

Li Funing

Sun Jiexiu

Fang Ping

Zhang Siyang

Suo Tianzhang

Qiu Kean

Sun Fuliang

莎士比亚与精神文明

(代 序)

孟宪强

我们对这个题目关注了许久。早在10年前吉林省莎士比亚协会成立的时候，我们就将“为精神文明建设服务”作为协会的宗旨写入章程之中。多年来，我们在莎学方面所做的种种努力，归根结底，都是为了借用莎士比亚戏剧超越时空的巨大艺术魅力以净化、美化、完善我们的心灵，使之成为提高我们民族文化素质的一种精神力量。

人类的精神文明史宣告了这样一个真理：任何一个民族的文明与进步都离不开对其他民族文明成果的吸收，甚至可以说，所有文明程度较高的民族都不仅是善于创造的，同时也是善于吸收的。任何一个民族都不能创造出整个人类文明的全部财富，善于吸收才能使自己更富有。对于“第一生产力”的科学技术来说如此，对于提高人们精神素质的文化艺术来说，也是如此。莎士比亚就是一位吸收其他民族文化营养而造就出的旷世之才。当我们从这个高度来审视莎士比亚为什么会在世界各国广泛传播的时候，我们就会很自然地得到答案，因为莎士比亚的作品对于人类的文明与进步具有不可取代的艺术价值，所以各民族才都要拥有

他，分享这份艺术瑰宝带给人们的精神享受。

同样，每个民族创造出来的具有全人类意义的精神财富也都会走出国门，被其他民族不同程度地加以吸收。欧洲文艺复兴是一个伟大的时代，这个时期欧洲各国在文化艺术方面所取得的成就就是不可逾越的高峰。莎士比亚、塞万提斯、拉伯雷；达·芬奇、拉斐尔、米开朗基罗；蒙田、培根……今天，全世界受过教育的人有谁不知道他们的光辉名字呢？他们真像群星闪耀在人类文明的天空之中；莎士比亚是其中最耀眼的星座之一。欧洲文艺复兴时期文化群星所创造出来的具有永久生命的作品，受到各民族一代又一代人的喜爱，他们从中汲取他们自己不曾创造出来的那种文化精品的精神营养。

当然，一个民族在特定历史阶段创造出来的文化艺术是适应其生存状态的，也是为提高其生存状态的。因而，对其他民族来说，对这种文化艺术就存在一个是否需要抑或何时需要的问题。一个民族吸收另一个民族的文明成果也必然是同这个民族的生存状态相联系的。这正如对于一个小学生来说，是不需要微积分的；只有当他长大了，学了相当的数学知识之后，到了中学，这种知识对他来讲才是必需的。当我们根据这个思路回顾跨世纪的中国莎学的种种情形并与今天中国莎学状况进行对比的时候，我们会惊喜地说：我们中华民族的发展现在已经达到了需要莎士比亚的时代。

19 世纪末、20 世纪初，中华民族处于苦难之中，那时迫切需要借鉴的精神文化当然主要的不是莎士比亚，所以尽管莎士比亚随着不可抗御的世界莎学潮流进入中国，但领略他的作品内在意蕴对于摆脱奴役，摆脱压迫苦斗中的民族来说，还需要走一段相当长的路程。所以，即使到了 30 年代，鲁迅先生还对研究、讲授莎士比亚不以为然，甚至不无嘲讽地说：“严复提起过‘狭斯丕尔’，一提便完；梁启超说过‘莎士比亚’，也不见有人注意；田

汉译了这人的一点作品，现在似乎不大流行了。到今年，可又有些‘莎士比亚’、‘莎士比亚’起来。……”^① 尽管如此，由于学者和艺术家们的努力，莎士比亚开始进入中国人的文化生活之中。那时，比较发达的国家都有《莎士比亚全集》的译本，有的还不只一种，而中国竟因无此而遭到外国人的嘲笑。学者们感到汗颜。青年诗人、翻译家朱生豪应时代之召毅然承担起历史之重任，在贫病交加、常人难以想象的困境中他以生命与热血译出了 31 部半莎剧，年仅 32 岁就英华早谢！他在中国读者与莎士比亚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历史赋予他崇高的荣誉与桂冠。30 年代以来我国的一些学者为了使中国同其他民族一样跻身世界民族之林，呕心沥血地翻译莎士比亚。这样，我们终于有了中文版的《莎士比亚全集》。这部全集本应在 1964 年全世界纪念莎翁诞辰 400 周年的时候问世，但竟搁置了整整 15 年！然而，消逝了的时间回报了历史，1978 年我国出版中文《莎士比亚全集》使其获得了特殊的意义，它成为中华民族文明发展程度的一个里程碑式的标志。80 年代，中国终于出现了“莎士比亚热”；1984 年中国莎士比亚研究会成立，1986 年举行了震撼中外的“首届中国莎士比亚戏剧节”，莎士比亚在有着悠久文化传统的东方古国竟普及起来，以至已故前国际莎协主席、英国伯明翰大学莎士比亚研究院院长菲利浦·布罗克班克欢呼：“莎士比亚的春天在中国！”^② 中国莎学开始引起国际莎坛的重视，并有学者参加国际莎学会议。在我国新的历史时期里，中国莎学奋然崛起，成绩显赫，究其最终原因是我们现在需要莎士比亚！莎士比亚这位千古独步的艺术大师，以他那永远搏动着灵与肉冲突的作品描绘着人生的种种图景，揭示着社会矛盾的最深

① 鲁迅：《“莎士比亚”》（1934），《鲁迅全集》第 5 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年版，第 559 页。

② [英] P. 布罗克班克：《莎士比亚在中国新生》，见张海洋主编《莎士比亚的三重戏剧》，东北师大出版社，1988 年版，第 7 页。

的根源，演绎着真善美的动人诗篇。我们关于人性、人生以及社会的种种思索都能从莎士比亚的作品中找到艺术的诠释。“说不尽”的莎士比亚满足着我们“说不尽”的探求。

各民族的文化都不是一元的。各种文化流派都极力延伸自己的触角，扩大自身的存在。所以在我国新的历史条件下西方的各种思潮蜂拥而至，一时间不仅出现了“莎士比亚热”，还出现了这种或那种文化“热”，有的甚至达到炙手可热的程度。这其中是泥沙俱下的。除了有价值的思想文化之外，西方社会腐朽的文化垃圾、时髦的文化废品、精致的文化毒品争相叫卖，令人眼花缭乱，心神不宁，以致在思想文化领域出现了真假不明、美丑不分、善恶不辨的困惑，甚至出现了以假乱真，以丑为美，以恶为德的颠倒。这种文化氛围正好适应了我国商品经济大潮中不可避免地出现的种种丑恶现象、卑鄙勾当甚至罪恶行为的滋生；拜金主义，极端个人主义，享乐主义等腐朽的思想泛滥成灾，一些人竟将其捧为“新潮”，被销蚀了灵魂的人一旦暴发起来竟也成了“当代英雄”，金钱肆无忌惮地施展其万能的淫威。面对这种情形，我国领导人多次大声地呼唤着“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号召人们读一读莎士比亚的《雅典的泰门》，这的确是一个关系到民族命运的问题。一个只有科技发达而没有高度文明的民族不是一个健全的民族；而任何一个民族的文明与进步决不仅仅是由发达的科学技术所决定的。精神文明似乎是无形的，然而它每日每时都以无数的真善美显示着它的存在。就在这种时候莎士比亚在我国成了我们进行精神文明建设的良师益友。所以，当种种其他外来文化“热”先后冷下去的时候，莎士比亚仍以其适于存活的热度存活着，辐射着其生命的热与光。我们仅以1994年我国的莎学为例来说明莎士比亚在我国的经久不衰。这年年初，《莎士比亚全集》获得了我国首届“国家图书奖”的殊荣，年底，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6卷本的新版《莎士比亚全集》，印行4万套24万册；此外，还有

3个出版社出版莎氏作品选本，2个出版社出版莎士比亚作品的“连环画”和“绘画本”。上述各种版本的莎士比亚作品加在一起大约有40万册！在严肃文学、高雅艺术面临困境的时候，有这么多的出版社印这么多的莎士比亚作品不能不令人感到欣慰。这一年有5家剧团演出了5台戏曲莎剧，除莎剧节外，这是前所未有的；这5台戏曲莎剧包括京剧、越剧、粤剧、豫剧和丝弦剧。9月，上海举行了国际莎剧节，演出的剧目虽不及1986年多，但演出水平已达到一个新的层次。世界上唯一的莎学信息刊物《莎士比亚通讯》(Shakespeare Newsletter)刊发了这次莎剧节的消息，还发了一张照片。这一年我国的莎学论文竟有100多篇，还有5本莎学专著文集出版。从这些似乎简单枯燥的统计中，我们可以充分地感受到莎士比亚在我国人民精神文化生活中非同一般的重要地位。

精神文明是一个广义的范畴，哲学、宗教、教育、道德、法律、文学、艺术……都应该包括在这个范畴之内。其实，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一样，都是为改善人的生存状态、提高人的生存质量服务的，只不过是后者主要作用于人的外部，即作用于人生活环境、条件、手段等等；而前者则作用于人的内部，即作用于人思想、感情、道德、情操等等。因此，精神文明是以“塑造”更完美、更健全、更和谐的“人”为其终极目的的。自古以来，各民族都在以自己的思维方式进行着自己的文明建设，而我们今天特别突出地将它提了出来，是因为在我们这个有着多难历史的国家里，对人类的精神文明进行过太多、太大的破坏，所以当我们的商品经济发展起来并同世界各国的文明进步相接轨的时候，就突出地显露出我们在精神文明方面的严重贫穷。所以进行精神文明建设是一项十分重要而又艰巨的系统工程。对于这项工程，具有历史责任感，民族自尊心的知识分子都应无愧于时代而为之添砖加瓦。为了完成这一历史重任，我们的眼光既要投向我们民族的

传统文化，同时也要投向外国的优秀文化。世界近代文化史的事实表明，莎士比亚在精神文明建设方面所具有的巨大价值无可争议的，我们毫不夸张地说，莎士比亚的作品是一部“精神文明的宝库”。社会科学各门类的知识，有哪一方面在莎士比亚的作品中找不到呢？人文主义学者的思想、睿智、哲理又有哪一方面在莎士比亚的作品中找不到呢？然而所有这一切又都具形为色彩斑斓的艺术形象，为人们带来学者们所不能提供的审美享受。莎士比亚作品以知识、思想、观念、热情结晶为情节与人物，最后全部归结到一点，即人类精神文明的永恒主题；表现真、善、美。对此，莎士比亚自己有过十分明白的表述：

真、善、美就是我的全部主题，
真、善、美变化成不同的辞章。
我的创造力就用在这种变化里，
三题合一，产生瑰丽的景象。

（第105首十四行诗）^①

我们的精神文明建设需要莎士比亚，就是要从他的作品万花筒中感受真、善、美的熏陶，激发我们憎恶假、丑、恶的天性，使我们能够获得一种避免异化，摆脱邪恶的力量，获得一种把灵魂塑造得更好的魅力。

莎士比亚在人类精神文明中扮演重要角色已有几个世纪的历史，然而，对莎士比亚切近真实的认读至今仍然是一个现实的课题。西方学者对莎学的发展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学者们对莎士比亚的生平历史、作品版本、文字词语等方面进行了大量的考据研究，对作品则进行了多层次、多角度、多侧面的分析。莎学论著

① 屠岸译：《莎士比亚十四行诗集》，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年版，第210页。

浩如烟海，构成了一个庞大芜杂的多元莎学体系，它有助于人们认识和研究莎士比亚，领略其艺术精髓。但是，在这个过程中，不但出现了无事生非的所谓“莎士比亚著作权”问题，还出现了“莎士比亚异化”现象、“非莎士比亚化”现象，即将根本不属于莎士比亚的东西强加给他，把他弄得面目全非；而各种流派思潮都以莎士比亚作为自己理论的例证，把什么“恋母情结”、“恋父情结”、“同性恋”、“精神分裂”、“荒诞绝望”等并非莎士比亚的思想塞进莎士比亚的艺术殿堂之中，一些人还称其为西方研究莎士比亚的“最新成果”。其实，就是西方的一些严肃作家和学者对此也表示漠然，甚至不屑一顾的；他们常以轻蔑的态度谈到这种情况。比如，英国著名作家乔伊斯在他的名著《尤利西斯》中写斯蒂芬对学生讲课的情景时说：斯蒂芬竟向学生宣称，“他用代数方法证明莎士比亚的阴魂是哈姆莱特的祖父”^①。英国批评家奎勒·柯奇对西方《哈姆莱特》研究状况讽刺地说：“我可以大胆地说，其中十之八九是胡说八道。”^②西方那种故弄玄虚的所谓莎士比亚研究的风气已经开始影响到我国莎学领域，如有的论文说哈姆莱特有精神分裂的症状，是因为“莎士比亚自己有精神分裂的趋势”。这种说法，不论对哈姆莱特来说，还是对莎士比亚来说都是一种莫名其妙的无中生有。这就是对莎士比亚“异化”。我们的莎学研究要极力避免跌入这样的误区。

中国莎学在 80 年代奋然崛起，在我国加强精神文明建设的背景下稳步发展。我国学者、艺术家在莎士比亚作品的解读与演出方面都显示出我国莎学的潜在力量并昭示出我国莎学的辉煌未来。我国莎学是从我们民族的生活和文化传统中吸取营养的，反

① 见《外国现代派作品选》第二册（上），上海文艺出版社，1981 年版，第 121 页。

② 转引自曹让庭：《哈姆莱特的踌躇》，《莎士比亚研究文集》，陕西人民出版社，1982 年版，第 168 页。

转过来它又汇入我们民族的文化之中。对于我国莎学的文化背景及发展方向，我国著名戏剧家，中国莎士比亚研究会会长曹禺先生有过非常精辟的分析。他说：

我们是中国的学者，在中国研究莎士比亚缺少一个资料丰富的条件。……然而，我们研究莎士比亚有一个与西方不尽相同的条件，我们有一个比较悠久的文化传统。我们受不同于西方的文学、哲学、美学、历史、社会条件和民族风气的许多影响，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我们是以一个处于历史新时期的中国人的眼睛来看，来研究、来赞美这位世界文化巨人的。^①

曹禺先生这段话非常重要。只有用“处于历史新时期的中国人的眼睛来看”莎士比亚，来研究莎士比亚，中国莎学才会有生命，有价值，才能跻身世界莎学之林。菲利普·布罗克班克说，不同时代有不同的莎士比亚，不同的国家又有不同的莎士比亚，“因为在莎士比亚的作品中隐藏着许多不同的莎士比亚的形象”，因此，1986年第四届世界莎士比亚大会的主题就是“莎士比亚的形象”。美国著名莎学家塞缪尔·欣宝在大会上致辞时说，“一代一代的人都在不断地创造出莎士比亚的脸，按照自己的兴趣和爱好来重新描绘莎士比亚”，而所谓的“国际莎士比亚，并不指我们应该创造出一个大家共有的莎士比亚”。^②在当今的国际莎坛上，英、美、德、日、俄诸国都有他们自己的有影响的莎学学者，“描绘”着他们心目中的莎士比亚，而这正是我们中国莎学应当追求的目标。我国

① 曹禺：《向莎士比亚学习》，《人民日报》1983年4月5日。

② 〔英〕菲利普·布罗克班克：《莎士比亚研究的现在与未来》，《莎士比亚研究》第4期第8、9页。

莎学应该走自己的路,形成自己独特的理论体系与思维模式,即应有中国的莎学,应有“中国的莎士比亚”。

由于我国莎学特定的文化传统和我国当今类似英国文艺复兴时期的历史特点,中国的莎学也许最能接近真实的莎士比亚。对此布罗克班克教授说:“在许多方面,中国莎剧演出,中国对莎剧的理解,比欧洲人的演出和理解更接近莎剧原貌。”^①这并不是西方学者对中国莎学的恭维,而是指出了我国现阶段莎学的特点;正是由于中国莎学有了这个特点,她才被认为是“已经进入了莎士比亚阵线的前列。”^②我国莎学追随俄苏学者、欧美学者已经走过了很长的路程,现在到了走我们自己的路的时代。

中国莎学的发展已突破了一元构筑的模式,出现了不同批评方法并存与竞争的局面,而其中最具有生命力的还是马克思主义莎评。造成菲利普·布罗克班克所说的中国莎评与莎剧演出较为“接近莎士比亚原貌”的主要原因,我以为是我国马克思主义莎评的功绩,这是30年代以来我国莎学选择马克思主义观点的历史积淀。对于这个问题,曹禺先生说:

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来看一看莎士比亚的好处,从而能说明它,这也是好事。用这一科学的方法来研究它,我们不是最早的,也不会是最后的,因为日后还有来者。^③

历史发展到世纪之交,我们预料到21世纪的时候,马克思主义莎评会在中国取得引人瞩目的成就。在我们之前不少学者操马克思

①② 布罗克班克:《莎士比亚研究的现状与未来》,《莎士比亚研究》第4期第8页、第9页。

③ 曹禺:《向莎士比亚学习》,《人民日报》1983年4月5日。

主义观点研究莎士比亚，引导人们去认识这位文化巨人，但他们的研究工作也有足以使我们可以鉴戒的地方。今天当我们特别提出这个问题时，相信我们会比前人做得更好些。马克思主义莎评就是要对莎士比亚进行科学的研究，认识莎士比亚的“原貌”，汲取其作品中有价值的艺术精髓。马克思主义莎评不会过时，它从诞生时起就在国际莎学领域占有一席之地。且不说马克思对莎士比亚的推崇，也不说马克思对莎士比亚的论断，更不说马克思对莎士比亚的引用，就是在 20 世纪众多流派激烈相争的形势下，国际莎坛中的马克思主义莎评仍有难以取代的地位。1976 年在华盛顿举行的国际莎士比亚大会是有史以来第一次“用马克思主义观点评论莎士比亚的会议”。会议主席，国际莎协常务理事之一，前东德洪堡大学教授罗伯特·魏曼（Robert Wemann）在发言中说：“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研究评论莎士比亚对发展世界莎学具有重要意义。特别是在目前的形势下，历史事实已经证明了：纯语义派莎评、意象派莎评、象征派莎评、神话派莎评等等，都无法回答下列问题，即在当今世界中莎士比亚的作品是否具有意义重大的生命力？是否仍然是一种能发生影响的精神力量？”^① 1991 年第 5 届世界莎士比亚大会一共有 22 个研讨组（Seminars），其中第 3 组的研讨主题就是“马克思主义与文艺复兴时期英国戏剧的研究”（Marxism and the study of English Renaissance Drama）。将于 1996 年举行的第 6 届世界莎士比亚大会共有 39 个讨论组，其中第 22 讨论组的主题就是“马克思之后的莎士比亚”（Shakespeare After Marx）。马克思主义莎评不是一个封闭的体系，而是一个开放的思维世界，以往出现的那些对马克思主义做庸俗的、教条的、形式主义的和形而上学的解释，都是违反马克思主义的，都是非

^① 美国杂志《科学与社会》（Science and Society）1977 年第 1 期第 5 页。——转引自郑士生《中国莎学近况》，（美国《纽约侨报》1994.7.8）

马克思主义的。马克思莎评是一种科学的研究体系，它要对研究对象莎士比亚及其作品进行全面、系统、客观的研究，而不是主观臆测，不是无中生有，也不是以局部代替整体。其实，不少学者都是以这种方法来研究莎士比亚的。英国的基托说：

如果我们要知道莎士比亚当时的确是怎样的，就只有研究剧作本身，同时绝不要把作者没有写在那里的东西夹带进去，也不要把他写在那里的东西给看丢了。^①

这段话实质上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是相同的。我们中国莎学过去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写出了许多在历史上留下痕迹的论述；今后，继续运用这种观点，将会为世界莎学增添新的光彩。

中国莎学虽然取得了重要的成果，但由于历史的原因以及其他原因，直至今天在国际莎坛仍然没有应有的地位，这同我国今天的国力以及我国在国际事务中的重要地位实在太不相称！我国莎学长期游离于国际莎坛之外，1980年已故复旦大学林同济教授参加了第19次国际莎士比亚会议，中国莎学才开始敲开国际莎坛的大门。在整个80年代我国先后有10多位学者参加了国际莎士比亚会议和世界莎士比亚大会。可是，在1991年8月，日本东京举行第5届世界莎士比亚大会的时候，我国竟无一位学者到会！这次大会有来自世界五大洲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700多位学者参加。国际莎士比亚协会的18名执行委员由五大洲14个国家的学者组成，其中也竟没有一位中国代表！中国学者在半个多世纪之后面对中国莎学的这种窘境，再一次地感到汗颜！英、美、德、日等国都有多种莎学刊物，而我国只有中国莎士比亚研究会编的

^① 见杨周翰编：《莎士比亚评论汇编》（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430页。

《莎士比亚研究》艰难地维持着；本应在1986年出版的第4期《莎士比亚研究》竟拖延过9个寒暑，直到1994年借'94上海国际莎士比亚戏剧节的东风才得以问世。这种局面实在难免使中国研究莎士比亚的学者感到难过与失望。然而，我们相信，这种尴尬局面会改变的，我们出版这本《中国莎学年鉴》的目的也正于此。中国莎士比亚研究会组织“中国莎学代表团”参加第6届世界莎士比亚大会的请示报告已经得到国家文化部的批准与国家教委的支持，预料我国将有较多的学者参加1996年4月7日至14日在美国洛杉矶举行的第6届世界莎士比亚大会。这也许会成为中国莎学走向世界的旧时期的终结和新时期的开端。

莎士比亚的作品被称为“非教徒的俗人的圣经”。对于人类的精神文明来说，它是各民族的共有财富，各民族都可以超越时空的界限在莎士比亚那里取得共同的语言。因此，各国的莎学学者都非常希望有更多的莎士比亚的知音，有更多的莎剧演出，有更多的莎学刊物，以便普天下都能宣诵莎翁“真、善、美”的福音。正因为这样，当国际莎坛一些学者得知我们将出版《中国莎学年鉴》的时候，都来信向我们表示祝贺。他们是国际莎协(The International Shakespeare Association)秘书长英国的普林格先生(Mr Roger Pringle)、《世界莎学目录卷》(World Shakespeare Bibliography)主编美国的哈诺教授(Prof. James L. Harner)、日本莎士比亚协会(The Shakespear Society of Japan)秘书长金子雄司教授(Prof. yuji kakeko)。非常感谢他们！

我们盼望着明年我们能够继续得到有关方面的支持，有力量出版1995年度的《中国莎学年鉴》。

1995年5月29日—6月8日

目 录

莎士比亚与精神文明

——代序 孟宪强 (1)

〔莎士比亚评论〕

莎士比亚的道德艺术 张泗洋 (1)

从粗俗中见博大精深

——一个莎剧译者的思考 方 平 (17)

莎士比亚管窥〔英文〕 辜正坤 (26)

从《裘力斯·凯撒》看莎士比亚的

历史、政治意识 孙家琇 (42)

文艺复兴时代的骄子

——哈姆莱特解读 孟宪强 (56)